

春天(组诗)

□姚碧波

春 天

春天打开了甜蜜的大门
那是从一朵花的绽放开始的
几里外的蜜蜂也会赶来

一树小鸟在树枝上尽情歌唱
褪去所有的伪装
只为把爱唱出来,交给春天

雨水过后,四野的青草奔向
远方
新枝在青翠中收集点点阳光
溪流越过山冈,开始变得暖和

竹笋正从泥土中钻出来
天地间听到振翅的声音
那是林中的树木向春天振臂
欢呼

近处花草娇嫩,远处青山空濛
春天的最美之处
可能我们还没有看到过

春 意

春天轻盈的脚步,穿过
薄薄的晨雾,和春风撞个满怀
让四野都染上了绿

放眼望去,万物萌动
绿色成为春天的河流,在苏醒的
大地上,欢畅中潜藏着惊喜

春意如此蓬勃
花草鲜嫩,水灵灵的
在田野,在山谷,在阳光下滋生

春色中,那一声声鸟鸣
挂在树梢上
像叶片上晶莹的露珠

春 事

当春天来临,我又大了一岁
但春风还眷恋着我,会亲吻
我的脸,像在安慰一位老朋友

春天让大地受孕,一夜间
长出遍地的小草,开出无数的
花朵
生机勃勃,春的气息高过泥土

几朵桃花落在我的脸上
这是春天离我最近的时候
春天里,植物都拥有辽阔的爱

一只蝴蝶从树木间飞过
那色彩斑斓的翅膀,穿过翠绿
像一条蓝色的弧线,点亮我的
视野

漫山的鸟鸣填满山谷
我只想在山冈上休憩一会
等春风过来,把我唤醒

春 风

春风来时,毫无前奏的
有可能是贴着大地
到处可见小草踮着脚尖在欢呼

也有可能吹得高了
树叶在枝头上,像蝴蝶的翅膀
在煽动,带着无数的渴望

春风吹来,有着温软的气息
丝滑的,像音符那样弹奏着
也如细长的溪流,流水涓涓

春风荡漾,容易让人产生爱意
也有无数的人赞美过春风
而我只想用手去抚摸,去感受

浩荡的春风一到,一夜间
无数桃李把自己打开
如此尽情,哪怕死期在逼近

春 色

如果留意岩石的石缝间
一株草长着,或一朵花开着
那是春天驾到的印记

一场春雨让植物更绿
绿得发出迷人的光芒
那是生命的力量,连死亡都会
退却

草尖上,绿意在阳光下流淌
像一条河流,向着低处川流不息
我要把春色分给大地、山川和
江河

当我眺望群岛的春天
万物喜悦,等待拔节生长
我只想要一缕春光

在我看不见的花草间
一群草虫窃窃私语
那是与春天探讨歌唱

大地深厚,山峦博大
我要拿着酒壶,醉卧在桃树下
让山野的春色把我包围



春 花

梅花,一朵朵次第绽放
满目皆是,带着温暖和爱
那是春天在人间萌发

满树的嫣红,芳香暗溢
春风万里,从枝叶到花朵
枝头上挂着的都是春

一切都在颤动,河流在复活
泥土在松动,万物拔节生长
一场绿色风暴将横扫大地

樱花、桃花、梨花,更多的花
春光里,争先恐后地绽放
蝴蝶闻香而来,为花舞蹈

在春天,做一朵花是幸福的
它在尘世来过,绽放过
拥有完美的一生

春 雨

雨水正在来的路上
在春天的尽头,正在往这边赶

将占领天空和大地

雨是有生命的
在天空中奔跑,让人怦然心动
让我对春雨产生无限的爱

雨在空中飘荡,只是个过程
最终是要落下的
就像落在水面的花,最终随波
逐流

身处春雨中,更多的不是沉浸
而是触摸到雨水的美
这包含着天空对大地的抒情

在春雨中,我不再等待
要绕过篱笆墙那样,绕过时间
的陷阱
直抵事物的内核,像桃子的核

春 分

昼夜一分为二,春色也是
以大地的名义挽留春分
以及所有美好的事物

海棠、梨、木兰,花开正浓
千花万卉也争抢明媚
目光所及,景物愈加光明

春雷还在蛰伏,闪电也是
春雨已至,有着丝绸的光滑
那里有我对天空的期许

归燕穿梭在堂前屋后
晨昏,一群鸟儿在树上
歌唱生命和爱情

在溪水的流动间
时光像白云飘过山谷
汇入春天的海洋

人间物语
Benjianwuyu

春来荠菜香

□平书宪

的心里,成为我情感深处难以
磨灭的印记。

打完退烧针回到家已是
黄昏,母亲见我烧退后精神稍
好,高兴地问:“想吃啥? 娘去
做!”我说:“俺想吃荠菜水
饺。”“好! 娘这就去挖荠菜包
饺子。”说完,母亲头戴斗笠,
裹着化肥袋冲进雨中。我不
知道她沿着泥泞小路摔了多
少跤,直到天黑才带着湿漉漉
的荠菜回来。望着她满脸雨
水、衣襟沾满黄泥的模样,我
哭喊着:“娘,俺不吃饺子了!
再也不让您受累了!”母亲却
笑着抹去我脸上的泪:“傻孩
子,娘不累,这就给你包饺子。”
说完,母亲就去择菜、调馅、和
面、包饺子。不大会儿工夫,
一大碗香喷喷的荠菜水饺便端
上了饭桌。当母亲看着我吃

完最后一个水饺,高兴得笑出
了眼泪。那一刻,我觉得荠菜不
再只是食物,而是母亲对我毫
无保留的爱,那爱如同汹涌的
潮水将我紧紧包围。

后来,我到县城读书,每
逢周末回家,母亲总是变着花
样给我做好吃的。母亲常对
我说:“你这个半大小子,眼下
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咱可不敢
亏了自己啊!”记得高三那年
春天,由于功课紧张,我连续
三个星期没有回家。月末的
星期天,晨读刚下课,就听到
同学说有人找我。我急忙走
出教室,一看是母亲来了,她
提着一个竹篮子,上面还盖着
一个粗布毛巾。母亲说:“这
是娘夜里给你包的荠菜饺子,
天亮前下的锅,现在还热乎着
呢,快趁热吃吧!”听了母亲的

话,我顿时愕然,从我们村子
到县城一中,二十多里不通公
交的土路,母亲是怎么来的?
母亲说:“正巧你堂哥骑自行
车去镇供销社买化肥,俺就让他捎了一段路。”望着母亲布
满沧桑的面庞和愈来愈多的
白发,我不禁潜然泪下。一瞬
间,母爱如春日暖阳涌入心
房,温暖无声蔓延。

如今,又到了荠菜肆意生
长的季节,春风里似乎弥漫着
荠菜独有的清香。望着窗外
那片湛蓝的天空,丝丝缕缕的
云朵轻柔地飘荡着,宛如母亲
温柔的轻抚。我内心深处有个
声音愈发强烈——周末,
一定要带着妻儿回到老家,
和母亲一起奔赴那片熟悉的
田野,再次开启挖荠菜的温
馨之旅。

小时候,我家生活拮据,
荠菜便成了春天饭桌上的主
打菜。放学后,我总会雀跃地
跟在母亲身后,奔向洸水河畔
那片绿色的田野。母子俩穿
梭在田埂间,小心翼翼地将荠
菜挖起,不一会儿工夫,竹篮
里便装满嫩绿的荠菜。回到
家,母亲熟练地将荠菜洗净,
做成荠菜馍馍,然后蘸着辣椒
酱咬上一口,辣香与荠菜的清

香在口中交融,成了我童年最
美味的记忆。那时,荠菜于
我,是果腹的美食,也是贫穷
日子里的温暖慰藉。

记得一个春雨绵绵的日
子,我受了风寒,高烧不退。
母亲心急如焚,冒雨用地排
车拉着我,艰难地前往五里外
的卫生院为我看病。那一路
的泥泞,母亲弓着腰,雨水浸
透衣衫的背影,永远铭刻在我